

埃及近代启蒙思想家塔哈塔维思想溯源*

蔡伟良

内容摘要: 1789年法国入侵埃及,埃及的“被现代化”从此开始。1816年埃及官方首次向欧洲派出留学生,在行动上完成了从“被现代化”向“主动现代化”的转变。塔哈塔维是埃及首批赴法留学生的指导老师,后改变身份成为留学生,主攻法阿翻译。塔哈塔维在法国生活了五年,期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社会观和教育观等。回国后他继续从事旨在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翻译工作,成为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历史上翻译和介绍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第一人,其思想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形成影响巨大,并成为伊斯兰现代文化启蒙的先驱者之一。

关键词: 塔哈塔维;启蒙思想家;政治思想;社会观;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 蔡伟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3—0057—08

中图分类号: D091.4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校级规划项目(201011401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研究项目和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项目资助。

塔哈塔维曾经是埃及著名宗教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师,师承知名学者哈桑·阿塔尔,后者是埃及在法国人占领期间为数不多的热衷于现代科学艺术的穆斯林进步学者之一。^{[1]244} 因为担任埃及留法学生的教长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成为19世纪埃及科学、文化振兴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创办的埃及第一所翻译学校为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译介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为埃及了解西方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塔哈塔维深受西方(尤其是法国)文化的影响,在国家政治、经济、国民教育等方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正处于“现代化历程”初级阶段的埃及而言是极具影响力的。

一、塔哈塔维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

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起步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相对而言,沙姆地区的黎巴嫩和北非的埃及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思想意识方面处于前沿。尤其是埃及,鉴于其在地区的地位,以及它为实现现代化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改良措施,对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埃及的“被现代化”从此拉开帷幕。当然,法国占领埃及,对埃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然而,不可低估的是,正是埃及的“被现代化”促成了埃及文化人的自我反思和社会改

良意识的萌芽。从拿破仑入侵埃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及名义上仍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2]421}在埃及的现代化过程中，于1810年成为整个埃及统领的穆罕默德·阿里功不可没。在他执政期间，埃及名义上仍然受伊斯坦布尔奥斯曼素丹的管辖，但实际上却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大至苏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沙特的希贾兹等地区。更值得一提的是，穆罕默德·阿里于1816年以官方名义首次向欧洲派出留学生，从而在行动上完成了从“被现代化”向“主动现代化”的转变。

法国是最早被埃及人了解的欧洲国家，但是由于埃及曾经受到过法国的入侵，“侵略者”形象的负面影响使穆罕默德·阿里在确定首批留学生派往国的时候，有意避开了法国而选择了意大利。直至1825年，穆罕默德·阿里才在一位法国友人的劝说下，决定向法国派遣留学生。出于对法国文化可能太多影响埃及青年学生的担忧，穆罕默德·阿里决定从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师中遴选三名教师作为留法学生宗教、生活、学习的指导，随同留学生一起赴法。塔哈塔维在哈桑·阿塔尔的推荐下，成为这三名指导教师中的一员。

塔哈塔维的全名是里法阿·拉菲阿·塔哈塔维。塔哈塔维是埃及普通农民家庭出身，从小接受的是以诵读《古兰经》为主的宗教教育。塔哈塔维的母亲家里有几位亲戚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者。受他们的影响，塔哈塔维较早开始阅读被爱资哈尔大学视为必读书的与宗教、语言等有关的阿拉伯语典籍。1817年年仅16岁的塔哈塔维考入爱资哈尔大学，经过六年的学习后，塔哈塔维成为爱资哈尔大学的一名教师。从1817年考入爱资哈尔大学，一直到1825年被派往法国，塔哈塔维在爱资哈尔大学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深受“开明”学者哈桑·阿塔尔的影响，尤其是阿塔尔所言“向非穆斯林民族学习科学知识不应成为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通过这种学习来改变我们这一僵死的学术氛围”^{[3]11}。阿塔尔对塔哈塔维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宗教观、知识观影响极大。可以推断，阿塔尔推荐他担任赴法留学生的指导教师，是有弦外之音的，那就是，希望他能够利用赴法的机会，更多地汲取西方的科学知识，为改变埃及的学术氛围、振兴埃及，乃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服务。

如上所述，塔哈塔维赴法的身份并非学生，但是鉴于他在法国期间学习法语的热情，埃及政府很快决定让他改变身份，作为留学生的一员专门从事翻译专业的学习。塔哈塔维在法国整整生活了五年，这五年的法国生活经历，是塔哈塔维学术思想的第一来源。塔哈塔维广泛阅读了政治、法律方面的学术专著，他曾说：“我在夏瓦利先生的帮助下读完了法国最著名学者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上下册……我还通过阅读书报杂志了解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被称之为‘政治’，我对此极感兴趣。”^{[3]34}此外，他还阅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塔哈塔维的许多有关国家政治、社会学方面的观点的形成明显受到这些西方经典著作的影响。1831年，塔哈塔维结束在法国的学习回到埃及，先后在法国人开办的医院从事翻译和法语的教学工作，此后他还担任过历史、地理课的教学。

塔哈塔维一直希望建立一所专门从事翻译的学校，在他的建议下，穆罕默德·阿里终于同意举办一所翻译学校，取名“语言学校”。这所创建于1835年的埃及第一所教授外语的、以翻译为主要专业的学校的首任行政主管就是塔哈塔维。1839年，以该校首届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埃及第一个翻译家协会，塔哈塔维任协会负责人。协会几乎承担了当时埃及所有的翻译任务。根据翻译内容的不同协会还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如专门从事数学专业翻译的数学分协会、专门从事医学专业翻译的医学分协会和专门从事文史、社科类专业翻译的文史分协会等。在此期间，塔哈塔维共翻译了近20部有关历史、地理、军事等方面的著作，主持翻译了有关古代史、中世纪史以及欧洲帝王、名人传记等方面的专著多达数百部。

在继续负责语言学校工作的同时，1842年塔哈塔维又被任命为当时埃及唯一一份报纸《埃及报道》的主编。该报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塔哈塔维的主持下，该报被改为以阿拉伯文为主的报刊（之前以土耳其语为主），并侧重于报道埃及新闻，这在埃及新闻史上确实是一件大事，由此塔哈塔维被誉为“埃及新闻之父”^{[4]250}。塔哈塔维此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一份报刊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这一改革在当时土耳其势力颇为强大的氛围中为阿拉伯语、为埃及民族的地位赢得了尊严与自信。

1850年穆罕默德·阿里逝世，由阿巴斯继位执政。由于阿巴斯根本不认同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举措，尤其反对在埃及开办世俗学校，包括塔哈塔维任职期间的语言学校在内的新型学校逐一被关闭。塔哈塔维被派往苏丹任一小学校长。1854年赛义德执政，塔哈塔维重返开罗，再次担任语言学校校长，并负责各项翻译事务，直至易司马仪执政，塔哈塔维被日渐重用，直接参与了当时埃及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1870年塔哈塔维任《学校园地》杂志主编，直至1873年逝世。

[5]59

二、塔哈塔维主要政治思想

塔哈塔维在少年时期目睹了埃及各种政治风波，在法国的五年，他又目睹了法国社会的政治动荡，如1830年的法国革命。他的这些经历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但在政治理论这一层面，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政治理论领域，首先应该对塔哈塔维予以肯定的是，他对“波利提格”（Politics）这一西方政治术语的引进。如所谓的外交波利提格、对内波利提格，即“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从塔哈塔维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Politics一词更多的是从“艺术”——管理的艺术、国家运筹的艺术这一含义上予以理解的。而对阿拉伯语中“السياسة”一词，塔哈塔维起初并不认为可以与西语中的“Politics”等同起来，在他看来，阿拉伯语中的“السياسة”更多的是指“管理层面的行为”，如“السياسة المنزلية”显然不是指“家庭政治”，而是指家庭中的管理行为。塔哈塔维，及其部分学生以“بوليتيقا”一词表示现代概念的政治，并一直沿用了好几年，最后才以“السياسة”取而代之。仅从这一术语的引进来看，塔哈塔维是阿拉伯人认识西方现代政治的第一拓荒者。

塔哈塔维的政治思想较为集中地被反映在他对国家政体和政权行使的认识上。塔哈塔维认为，国家应建立在两大支柱上，那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国家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群体（无论大小）愿意隶属于（或服从于）另一个群体，前者就是百姓，而后者就是政权，即“国家统治权”，塔哈塔维认为，国家统治权的执掌人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政府或事主（ولي الأمر）等，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就可被称为“政治制度”。塔哈塔维认为，政治制度是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若无实施统治的政权，人类的社会生活就难以正常。正是这一政权的存在，国家中人与人的关系才可趋于有序。因此，政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塔哈塔维在论述政权时曾指出：“如无掌权人，学者无法传播知识，法官无法执法，教徒无法膜拜，制造业者无法从事劳动，商人无法经商，而没有了这些人，沟通就被中断，社会必然充满暴力与动乱。”^{[3]38}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塔哈塔维认为统治者更为重要，如他在比喻国王与臣民的关系时说：“国王如灵魂，臣民如肌体，灵魂不在，肌体何存？”从这一观念出发，塔哈塔维意念中的国家政权是排斥民众的。但他同时对统治者提出相应的要求，认为统治者应是“利益的福星，腐败的克星”，只有这样，作为被统治方的民众才有可能享受自由，享受各种各样公共福利，获得生活所需的一切，得到两世的幸福。

塔哈塔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必须的。显然他的这一“国家必须论”是受到英国理想

主义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Hobbes）所著《利维坦》（*Leviathan*）的影响，塔哈塔维认为，国家的存在可以使人类不再像兽类那样处于相互争斗、时常面临死亡与危险的自然状态之中。而现在这种威胁依然存在，即只要人们一旦脱离了国家，国家的主权就可能遭到侵犯，回到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他的这一说法，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述几乎完全一致。以“国家必须论”作为基点，塔哈塔维又对如何规范国家统治者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必须建立在法律框架内，并得到规范。从塔哈塔维的许多言论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他所受法国社会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所谓“社会契约”，在塔哈塔维看来，就是法国式的宪法制。为此，塔哈塔维对法国宪法文本尤感兴趣，利用大量时间逐一将其译成阿拉伯语，并不时加以评注，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这样认为，塔哈塔维在翻译法国宪法文本过程中所做的大量评述，较好地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观点，是塔哈塔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塔哈塔维对法国宪法文本进行翻译首先是出自于兴趣，但是正是他的这一兴趣使他成为埃及介绍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第一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翻译了这一文本，而且还对其中很多条款进行了点评，进而又使他成为倡导在埃及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的第一人。

塔哈塔维生活的年代，正值奥斯曼帝国末期，他以奥斯曼当局的极端强权为比对，大胆提出应借鉴法国式的宪法制，对国家政治制度予以改良，为此他指出：“法国式的宪法虽然不同于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但其内容并不构成与伊斯兰教旨、教义的矛盾。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实施的统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公正，同样，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其目的也是实现公正——在法律框架内的公正。”^{[3]40}他对现代国家中的民众、统治权与宪法三者的关系的定位是：民众是权力的基础，宪法（通过制定法律）是实施权力的平台。然而，塔哈塔维毕竟是一位穆斯林学者，虽然他力荐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但他同时也强调，“政治统领不应该偏离教法原则，因为教法原则是政治性法律的基础”^{[3]45}。由此亦可窥见塔哈塔维心目中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地区应实施的政治改革路径。

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权分立”，塔哈塔维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第一位系统介绍“三权分立”并倡导“三权分立”的阿拉伯—伊斯兰学者。他的专著《心路》^①专门对三种权力的性质、功能等予以分析，在他的这些论述中又可以明显看到所受孟德斯鸠的影响。塔哈塔维最早是在他对法国宪法文本进行翻译时提到“三权分立”的，因为他是阿拉伯译介“三权分立”第一人，没有他人的前期成果可以借鉴，他对三权的理解和术语表达都比较幼稚，如果说他对立法权、行政权的翻译尚可接受，那么他最初将司法权直接译成“法官群体”则显得难以理解，只是几年之后在撰写《心路》时他才将其改为“司法权”。塔哈塔维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政权体制的一种模式，它并不意味着对君王、国家主席、总统权力的削弱，因为三权的实施都与君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塔哈塔维翻译的法国宪法文本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立法权”问题。无论在埃及还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在那一时期，几乎都不清楚立法的权力机构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正是塔哈塔维对法国宪法文本的翻译，才使阿拉伯人，尤其是埃及人了解了现代国家的立法程序，以及立法机构产生的途径和方法。

在国家治理方面，塔哈塔维除了阐述他对“三权分立”的看法以外，还对“民权”、“自由”等予以了解读。关于“民权”，塔哈塔维认为，“民权”并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民众间相互契约的成果体现，其目的是对各自财产、利益、生命予以保护。民权存在于民众的社会性结合这一框架内，民众的社会性结合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而民权就是为每一位参与这一结合的民众之利益提供保障。他还认为，民权可被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关“平等”方面的，另一类是有关“自由”方

^① 该书的阿语全名为：((مناهج الالباب الحضريّة في مباحث الآداب العصريّة))，可译成：《现代伦理关照下的文明心路》，为了便于叙述，简称《心路》。

面的，即民众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他还特别强调，“平等”并不是单指物质或智力方面的平等，而且还指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认为，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人为的法律条文不应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鉴于塔哈塔维曾经在法国学习与生活，他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式“民权”、“公正”、“自由”等也赞赏有加，如他在翻译法国宪法文件时曾对其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你瞧这些条款，它对建立公正、整治暴虐、安抚穷人具有高压态势……，所有这些均证明，在他们（指法国人）那儿，公正已被提升到了很高的层次，这足以说明他们的文明程度。”^[3160]从塔哈塔维对法国宪法所涉公正、文明的评述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现代化及其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的向往和对埃及社会现状的不满。关于“自由”，塔哈塔维通过对法国宪法中相关条款的翻译和研究，在“自由”问题上已经形成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由是现代国家中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自由国家”，就是指在这一国家内的臣民百姓均享有自由，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而且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塔哈塔维将自由分成四大类，即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和财产自由，并分别予以解读，如对宗教自由，塔哈塔维认为“所谓宗教自由，就是指在不违反宗教原则前提下的信仰、教派归属选择的自由”；关于言论自由，塔哈塔维认为，言论自由可以让每一个社会人在不对他人带来损害的前提下，发表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人与人之间能更加相互了解。他认为，西方的报刊杂志体现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必将引来思想的解放和进步；在行动自由方面，塔哈塔维最关注的是，民众应有权自主选择居住地而不受当局限制；至于在财产自由方面，塔哈塔维则强调“个人财产不受他人侵犯”和“个人财产应免遭强制没收”这两点。从以上塔哈塔维对自由的解读中足以窥见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

三、塔哈塔维的社会观

塔哈塔维的社会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巴黎精华》、《心路》和《忠实指导》^①三本著作中。其社会观所聚焦的主要包括：社会变革、妇女问题、伊斯兰国家中非穆斯林现状这三大问题。

1. 关于社会变革问题

塔哈塔维在将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状况与欧洲社会状况予以比较之后认为，埃及以及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必须进行改革。塔哈塔维并没有像当时其他激进学者那样去否定埃及的东方属性和伊斯兰属性，而是主张建立一系列能推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机制，通过吸取欧洲先进的经验，使社会面貌得以改观。他认为，埃及社会欲要发展、进步非改革不可，凡文明进步均涉及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他指出，诸如农业、商贸、工业等能给人民带来财富的行业，其反哺社会的程度决定了这一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这就是所谓的“物质文明”。因此，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社会文化的更新，和生活模式由原始向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对精神文明，塔哈塔维则认为，主要指道德、习惯和礼仪。同时他也强调，伊斯兰国家的精神文明更多的是指宗教，即教律、教规、教法等。最难能可贵的是，塔哈塔维并没有将宗教仅仅视为一种信仰，而是认为，宗教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教化功能，精神文明的建立有赖于宗教教育以及由此派生的道德教育。

塔哈塔维还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建立在物质和精神两大支柱之上。社会进步不能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富裕上，服饰打扮的鲜亮并不能代表进步，健康社会更需要倡导行为、道德的规范。在这方面，塔哈塔维十分强调个人行为在文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德不是空乏的，

^① 该书的阿语全名为《المرشد الأمين للبنات و البنين》可译为《男女青年的忠实指导》，为了便于叙述，简称《忠实指导》。

它被体现在人们所从事的劳作之中，人的社会价值首先就是他成功的劳作。”从上述塔哈塔维就社会进步所持观点和态度，可看出这位曾经的宗教学者，如何在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下锐变成一位持有批判眼光的启蒙思想家。他所强调的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并肯定人的成功劳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等理念亦颇具唯物主义色彩。

2.关于妇女问题

随着法国入侵，西方现代文明观照下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逐渐向埃及渗透，同时也促使埃及文人更多地去关注包括妇女问题在内的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塔哈塔维认为有必要以他的亲身感受来向埃及介绍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妇女的社会地位，从而引起大家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社会妇女现状的反思。如针对有学者对法国妇女穿裙子、不戴面纱，与男子同时参与社会活动的现象表示极力反对，塔哈塔维指出：“妇女之贞廉与其是否戴面纱无关，而是取决于她所受的教育，取决于她始终不渝的对一个男人的爱，和夫妻两人的恩爱、和谐。”^{[3]83}从塔哈塔维的这一论述中，不难看到他对埃及妇女被剥夺受教育权的担忧。将“贞廉”与“戴面纱”捆绑在一起实际上并没有切中问题的关键，只有当妇女的教育问题得到解决，诸如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他甚至认为“远离教育、远离社会工作的女子是弱小的，犹如被施予精神奴役的俘虏”^{[3]88}。

塔哈塔维并没有一味强调或呼吁妇女走出家门，而是在相当理性地分析了男女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气质、脾性等方面的不同之后指出了妇女在社会活动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他认为，对妇女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持家、育儿，他说：“对子女的启蒙教育是由她们来承担的。”作为母亲，她如果是接受过教育的，那么，其育儿将会更加成功，为此，他还形象地描述道：“女子的文化程度、知识的宽泛度对其培养子女影响极大。一个小女孩如果目睹母亲酷爱读书，并将家务琐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女孩固有的嫉妒心一定会促使她去效仿母亲；同样，如果小女孩眼中的母亲只会打扮，并将时间耗费在串门、聊天上，那么，小女孩就一定会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3]88}

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方面，塔哈塔维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女子应与男子一样从事社会工作，并通过她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她应有的社会地位。另外，塔哈塔维还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建议社会为妇女提供工作、就业的机会。在当时女子连出门都不被允许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这样的建议，其胆略确实是值得钦佩的。

3.关于伊斯兰社会中的非穆斯林问题

塔哈塔维所指的伊斯兰社会中的非穆斯林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即所谓的一神教教徒。由于这些非穆斯林在社会中属于非主流人群，从当局、社会对其的态度可以窥探这一社会的文明程度，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塔哈塔维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非常显明，其原则就是：信仰自由和在平等和法律尊严的框架下全体公民权利与义务划一。

关于信仰自由，塔哈塔维认为，信仰是不可能通过权力予以强制推行的，因为信仰是心智的，人的心智很少能被征服。历史上有很多善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案例，因此国家有责任对非穆斯林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为能使由多元宗教文化组成的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塔哈塔维还认为，多宗教的和谐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之上，即无论是处于主流的穆斯林，还是处于非主流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首先被予以肯定和强调的是其公民身份，而非宗教属性。而作为公民，其享受的权利应该是相同的；其次，被予以强调的是国籍属性，同属埃及人，他们对这一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应是相同的。

以穆斯林作为主体的伊斯兰社会如何处理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徒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

伊斯兰国家最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塔哈塔维提出的信仰自由和公民权利、义务划一原则摒弃了对非穆斯林的任何歧视，与伊斯兰教历史上任何时期对非穆斯林所实施的政策相比都更具人性化，西方式的“现代感”和“民主化色彩”亦颇为明显，其对埃及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四、塔哈塔维的教育思想

作为教师出身的塔哈塔维自然对教育颇感兴趣，他不仅是埃及旧教育体制下的教育实施者——曾经在爱资哈尔大学任教，同时也是埃及现代教育理念的创建者之一。塔哈塔维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教育的必要性、男女受教育平等、宗教教育的重要意义、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教育的必要性，塔哈塔维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理智。人运用其智慧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每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人的理智赋予人保护自己的能力和使人有异于其他生灵，通过学习——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习得技能，从而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这就是人活在世上的生存轨迹。

塔哈塔维还把有序社会的构建也归功于人的理智，他认为，理智是生来具有的，但理智的开发和被利用则是后天的，且取决于人受教育的程度。因此，一个民族可能因为善于智力开发、善于学习而使其社会更趋秩序井然，其文明程度也更高。显然，塔哈塔维所言是有指向的。在他眼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其文明程度远高于以埃及为代表的东方，而教育体制、形式的不同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埃及欲振兴、欲发展首先必须振兴教育。

关于男女受教育平等，塔哈塔维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在女性教育缺失的社会，其发展是不健康的。只有在男女同时受到相同的教育，社会才可能得以健康发展，民族文化才可能得以提升。而且，塔哈塔维还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本身就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一种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女子还承担着培养子女的重任，只有当母亲们都已成为“知识女性”时，她们培养的下一代才可能成为文化精英。

关于宗教教育，塔哈塔维一方面竭力倡导以智力开发、女子教育为两大核心的现代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宗教教育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一再强调其在“育人”方面的积极意义。纵览塔哈塔维的教育思想，便可发现，他更关注的是“育”，即“育人”。他认为“育”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智力和体力培育，爱国和信仰培育以及人文知识培育。其中第二层次的“育”——爱国、信仰培养，是由宗教教育来完成的。显然，塔哈塔维是受到法国小说家、学者费内隆启蒙小说《泰来马克的探险故事》的影响，将宗教教育视为规范受教育者行为、道德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关于政治教育，塔哈塔维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堪比宗教教育。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每一位公民的政治觉悟。现代国家的治理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政治教育可以使每个公民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此塔哈塔维指出：“显而易见的是，每一个人都享有权利和义务，为能使自己在履行权利和义务时做得更好，他必须首先对权利和义务有所了解，而了解则取决于知晓。权利和义务往往体现在政府制定的法律中，而政府就是政治的代表者。”^{[3]106}在这儿，塔哈塔维非常扼要地阐明了权利、义务和政治的关系。塔哈塔维认为，通过政治教育，公民在知晓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同时，“公民意识”也会自然形成，进而自觉地在国家法律框架下行为处事，并树立“公共利益第一”的思想观念。塔哈塔维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在论述教育时所提出的诸如“政治觉悟”、“公民意识”、“公共利益”等概念不仅非常政治化，而且对当时埃及社会现状来说也是十分超前的，对促进社会的改良具有深远影响。

五、结语

东西方文化（包括思想文化）的发展总是互动的，中世纪的阿拉伯翻译运动，通过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促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人文学科的快速发展和自然科学学科的萌芽与发展；同样，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探究其动因，来自阿拉伯—伊斯兰的影响也是不可被低估的。而于18世纪启动的阿拉伯—伊斯兰现代化进程，更是直接受惠于西方进步思想。不可否认，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中，埃及是最早接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国家。如果说，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在他之前的塔哈塔维则可被视为“伊斯兰现代文化启蒙的先驱”^[6]，是阿拉伯国家译介西方进步思想的第一人，其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对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包括塔哈塔维在内的埃及文化巨匠的思想溯源，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埃及现代启蒙路径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路易斯·伊瓦德.近代埃及思想史——从法国入侵至易斯马仪时期(阿拉伯语)[M].开罗：麦德布林书社,1987.
- [2]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3] 迈哈姆德·法哈米·希贾吉.塔哈塔维的阿拉伯现代思想探源（阿拉伯语）[M].开罗：思想出版社,2005.
- [4] 路易斯·伊瓦德.近代埃及思想史——从法国入侵至易斯马仪时期(阿拉伯语)[M].开罗：麦德布林书社,1987.
- [5] 张秉民.近代伊斯兰思潮[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 [6] 刘一宏.当代阿拉伯哲学思潮[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Egypti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Tahtavi's Thought

CAI Weiliang

Abstract In 1789, French invaded Egypt, and the "being modernized" of Egypt began. In 1816,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firstly sent students to Europe, which completed the changes from "being modernized" to "actively modernized". Tahtavi is the tutor of the first Egyptian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France, then he changed his status as student and majored in French-Arabic translation. Tahtavi lived in France for five years,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and gradually formed his own political views and social values. After return to Egypt, he continued the translation that introduced the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which make him become the first people who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the Wester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in Egypt even in the whole Arab-Islamic region, his thoughts make enormous impact in 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modernism. If Jamal al-Din al-Afghani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slamic modernism, then Tahtavi is the pioneer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Islamic modern culture.

Key Words Tahtawi; Enlightenment Thinker; Political Thoughts; Social Outlook; Educational Thoughts

（责任编辑：李 意）